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24 讲，福音派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 24 节课，福音派。

好的，让我们祈祷，然后我们就开始。仁慈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又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彼此，感谢你给我们相互教导的机会。回想起来，我们确实感谢你。

回顾过去，我们感谢你们举办这次会议，期待 2017 年的宗教改革。我们感谢你们让会议进行得如此顺利，感谢演讲者们来到这里，一路平安，回家。所以，我们对此心怀感激。

现在，我们期待着本周的共度时光，一起学习。我们祈祷下周感恩节假期到来时能过得愉快，祈祷人们旅途平安。然后，我们期待感恩节后的一周。

因此，在我们学期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感谢你们让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感谢你们让那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塑造基督教神学的男男女女，有时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我们将在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身上看到的那样。因此，我们为此感谢你们。因此，我们祈祷你们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剩余时间里与我们同在。我们以基督的名义祈祷。阿门。

好的。我们正处于应有的位置。因此，我们对此感到高兴。

我们谈论的是塑造 20 世纪基督教和 20 世纪福音派的力量。如果我听懂了，请回到这里一分钟。我们提到了一些人。

你得提醒我我们谈到了哪里。我们确实提到了葛培理，对吧？毫无疑问，他是一股真正的塑造力量，如今已经 95 岁高龄，刚刚讲完最后一次布道，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成为了公众人物，正如《时代》杂志的这篇文章、《时

代》杂志的封面和文章所显示的那样。我想我们提到了哈罗德·约翰·奥肯加，以及他的重要性。

您是否提到过，我的意思是，您是否注意到在一次讲座中，他的名字非常突出？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参加了，但他们提到哈罗德·奥肯加时，他的名字非常突出。我们到奥肯加就结束了吗？有几个。我们提到过卡尔·亨利和爱德华·卡内尔吗？我们提到过这两个名字吗？好的。

说到影响这一切的力量和人物，还有几个名字值得一提。我之前提到过卡尔·亨利，但我没有他的日期。现在我们得到了他的日期。

卡尔·亨利来自一个极端主义的教派，他从小就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但他是最近才脱离极端主义并去世的人。我的意思是，就其他人而言，但 2003 年。爱德华·J·卡内尔也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爱德华·J·卡内尔成为福音派运动中最重要神学家。他写了一本名为《什么是正统？》的书。他是一位非常有挑战性的神学家。卡尔·F·H·亨利的著作比卡内尔多得多，因为卡内尔于 1967 年英年早逝。

所以，他在那里去世时还很年轻。所以，卡尔·亨利比他活得长，也因此成为福音派的神学家。现在，这两个人以及奥肯加都对富勒神学院的创立产生了影响。

富勒神学院成立于 1947 年，旨在成为该国领先的福音派神学院。为了真正传播福音思想，他们聘请了亨利和卡内尔这样的人。他们以极高的薪水和极低的教学责任聘请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写作。

因此，这些人可以将福音派思想传播到更广泛的学术界。因此，他们能够发表文章。现在，这个周末，您听到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福音派神学家的言论，我们稍后会谈到他们，他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站在亨利和卡内尔等人的肩膀上。

所以，马克·诺尔认为自己显然是福音派。来自比森的蒂莫西·乔治也认为自己显然是福音派。但这些人是一切始作俑者。

富勒的第一任校长是哈罗德·奥肯加。因此，哈罗德·奥肯加成为富勒的第一任校长。他引领了潮流。不过，那时他还拥有公园街教堂。

因此，他有好几年都在波士顿和帕萨迪纳之间、公园街教堂和富勒神学院之间往返。这很有意思。但这些人肯定是一些领袖，福音派的早期领袖，我称之为塑造福音派的力量。

几分钟后我们会看到更多。所以，让我再提一下塑造福音派的另外一些力量。还有一件事：现在我们不再讨论人，我们只提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在 1942 年，我们讨论过的福音派人士，比如奥肯加和亨利等人，成立了所谓的全国福音派协会（NAE）。这对美国福音派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 1942 年，这群人公开与原教旨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欣赏原教旨主义的教义，尽管不是全部教义，但他们欣赏原教旨主义的许多教义。

但他们不喜欢原教旨主义的内斗。其中一人说，当原教旨主义者停止与其他人争斗时，他们就开始自相残杀。这是事实。

这些人想与这种思想划清界限，与他们认为的反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划清界限。所以，他们当时成立了全国福音派协会。这变得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切。

塑造它的另一种形式是《今日基督教》。他们创办了一份名为《今日基督教》的刊物。该刊物于 1956 年创刊。

当我们谈论新教自由主义时，我们提到他们有一本名为《基督教世纪》的杂志，该杂志始于 20 世纪初。福音派于 1956 年与《今日基督教》一起出现，他们有自己的期刊。结果，《今日基督教》的销量开始比《基督教世纪》高出数十万份。

我的意思是，购买《今日基督教》的人数与购买《基督教世纪》的人数根本无法相比。但那是因为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了。福音派正在崛起。

因此，《基督教世纪》至今仍在发行，而且发行量相当大。有些福音派人士（我不会提及具体是谁）对《今日基督教》持相当批评的态度，因为《今日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注重神学。我的意思是，它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侧重于基本的基督教神学和神学范畴、神学术语和圣经神学。

有些人认为《今日基督教》更注重牧师事工，基督教色彩更浓。因此，福音派人士对《今日基督教》的地位有这样的讨论。所以，几年前，我教这门课，我有很多学生，我很了解他们，但我并不认识每个人。

所以，我对《今日基督教》提出了一些批评。我当时并不知道，其中一位学生的父亲是《今日基督教》的编辑。所以在讲座结束时，我才恍然大悟。

我想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一点，但在讲座结束时我才恍然大悟。但我必须决定：我是否应该就此作罢，看看他是否会因此生气，就此作罢。我就这样作罢，就这样作罢。

但我认为，对《今日基督教》的某些批评，即它已经变得有点脱离了原定的定位，可能是值得批评的。尽管如此，它仍然很重要。此外，就福音派的形成而言，确实有许多教会，无论它们是否属于教派，无论它们是否真的是教派教会，但它们都自称是福音派。

因此，你会发现很多浸信会教堂、公理会教堂，甚至圣公会教堂。但第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是福音派。我们会同意全国福音派协会的教导，或者我们会同意《今日基督教》的写作。

因此，确实有很多教会是塑造 20 世纪福音派的力量。当然，也有很多学院和神学院认同福音派。我们已经讨论过富勒神学院，当然还有戈登神学院。

当我们谈到阿多奈和贾德森时，戈登学院成立于 1889 年。再过一年，我们就将迎来 125 周年。巴灵顿学院成立于 1900 年。

然后戈登于 1985 年接管了我们。我们已经提到了富勒神学院。当然，您还可以添加诸如戈登康维尔神学院、阿斯伯里神学院或达拉斯神学院之类的神学院。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添加很多成立于 1947 年的神学院。但是，就早期福音派而言，学院和神学院肯定与福音派有关。戈登学院，为了让您清楚，戈登学院将自己定位为福音派机构。

我们用福音派这个词来指代戈登学院。戈登学院非常清楚，我们不会将自己定位为一所原教旨主义学院。我们使用福音派这个词。

现在，我感兴趣的是，您是否认为戈登学院的学生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您是否认为戈登学院的学生，您是否认为戈登学院的每个学生都能对我说，我知道戈登学院是一所福音学院？您认为戈登学院学生最关心的是什么？对。这说明了它的含义。因此，对于一些学生，但对于一般学生来说，这个词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使用它，所以它对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

对，对，好的。

所以，当他们来到戈登时，他们就认为戈登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签约的原因；它是非宗派的。这很有趣。

好的。当然，我们赋予福音派的身份标记当然可以用来向来者解释福音派。这些力量塑造了福音派，以及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向来到戈登的人们解释这一点。

还有人知道吗？你们是否意识到，当你来到戈登学院时，当你第一天走进门，把自己安置在宿舍时，你能否对自己说，这是一所福音学院。这很重要吗？或者，是的，露丝。对。

对。那是什么意思。对。

对，对，是的。

好的。还有人支持福音派运动吗？好的。好吧，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福音派的标志，以及一些可以识别福音派的东西。

我马上就要讲解福音派的信条。因此，我想我们将会准确解释福音派是什么或福音派的信仰。当然，我只想提一下巴灵顿学院。

我们以前见过这幅图：右边是巴林顿学院，左边是戈登学院。那么，就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而言，我们仍然处于塑造 20 世纪和 21 世纪福音派的力量之下。在我们讨论信条和弱点之前，我想提一下，福音派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者。

这个周末你听到了其中一些人。所以，福音派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例如，这里只是几个你应该熟悉的名字。

乔治·马斯登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被公认为美国生活的伟大历史学家之一。也许四年前，他刚刚出版了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权威传记，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把它列入你的夏季阅读清单。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通过培训，他现在已经退休，但他最后在圣母大学任教，顺便说一句，这很有趣，一位福音派人士在罗马天主教学校圣母大学任教。但马克·诺尔也是如此。我们在周五晚上听到的马克·诺尔与惠顿学院有多年的联系。

他是一位福音派人士，坚定的福音派人士，正如杰西所说，我对他传福音的方式感到兴奋；实际上，在他作为一名学者对圣经的介绍中，圣经的功能是让我们认识基督。但他并不是只因为我们在戈登学院才对对我们这么说。我听过他在公开演讲中对不同背景的听众这么说。

但现在他在圣母大学任教，这也很有趣。如你所知，他非常出名。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自称是福音派，在耶鲁大学任教。

你们当中有谁听过沃尔特斯多夫的演讲吗？我听过他的演讲，非常非常有趣。我只提几个。我提到了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我稍后会读他的一本书，但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在牛津大学任教。

他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顺便说一句，他拥有两个博士学位。他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和神学博士学位，所以这个人在科学和神学方面都相当出色。

我们大多数人只能拥有一个，但他拥有两个，所以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只想提一下这一点。艾伦·沃尔夫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题为《福音派思想的开放》的文章。

现在，艾伦·沃尔夫根本不是福音派。他是《大西洋月刊》的一位优秀的犹太作家。这篇文章，事实上，我这里有一份副本。

这篇文章非常有趣，因为艾伦·沃尔夫一直在校园里就这篇文章进行演讲。长话短说，《大西洋月刊》找到艾伦·沃尔夫，说，美国有一种叫做福音派的东西，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你想去研究一下，弄清楚一切吗？艾伦·沃尔夫去了不少福音派机构，其中有一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得不说，尽管它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就是位于伊利诺伊州惠顿市的惠顿学院。我不知道他期望在福音派中发现什么，但当他考察了福音派机构，遇到了一些福音派领袖，并去了福音派教堂时，艾伦·沃尔夫自己也承认，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发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

他找到了一种承诺的水平。他找到了一种他从未、从未想到过的布道水平。我认为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自己会去原教旨主义的地方等等。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马修·伦丁的讲座？惠顿学院的历史学家马修·伦丁？你听过吗？因为他的父亲，我非常亲密的朋友罗杰·伦丁，在惠顿教英语。艾伦·沃尔夫参观并在文章中提到的其中一门课就是惠顿教英语的罗杰·伦丁的课。他对罗杰·伦丁的学术水平印象深刻。

马修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有了第二代伦丁在惠顿任教，但他对罗杰·伦丁的学术水平印象深刻，他发现罗杰·伦丁是一名福音派教徒，在这所福音派学校教英语，他和罗杰成了好朋友。有时，他们会一起公开演讲这篇文章。所以，艾伦·沃尔夫认为，正如我所说，他自己并不是福音派教徒。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福音派到底是什么，这篇关于福音派思想开放的文章会非常有趣。就这样。我只提到了几个名字。

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名字。我的朋友罗杰·伦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儿子现在在一所学校任教，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了，我们讲完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福音派的信条。福音派通常做什么？它信奉什么？作为一个运动，它相信什么？它信奉什么？好吧，我来提几个。

一是毫无疑问，福音派试图克服原教旨主义非常强大的反智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福音派，像亨利和卡内尔这样的福音派人士发现，他们成长于一种真正的反智主义传统，当然也是一种反科学传统，当然也是一种反文化传统。

我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福音派的首要信条就是克服这一点。并且认识到，我们完全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无论是思想、精神、身体还是其他方面。我们是上帝的道德形象，但这包括用我们的思想爱上帝，以及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居等等。

因此，为了克服他们认为非常糟糕的反智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变得，你知道，所以你最终会得到马克·诺亚的例子。所以，好吧，第二个肯定是福音派的标志，我不知道，那就是对圣经的高度评价。现在，福音派并不完全同意如何识别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使用诸如圣经的启示或圣经的权威之类的词。

有些福音派使用“圣经无误”这个术语，但无论如何，这实际上是对圣经叙述和圣经作者意图的承诺。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主要是，他们想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什么？所以，福音派所做的，你们在本周末的讲座中听到了，福音派所做的，你们在马克·诺亚的讲座中听到了，福音派所做的就是试图回到宗教改革对圣经的理解，即关于肉身的上帝的话语。正如马克·诺尔所说，改革者编写圣经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基督。

这当然表达了福音派的信仰。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只想引用一本书的话。

这本书是这样的。作者是阿拉斯泰尔·麦格拉斯，他也是牛津大学教授，但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信徒。顺便说一下，请注意这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题目是《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这个标题很有趣，因为他坚信基督教的未来掌握在福音派手中，福音派将凭借其承诺引领基督教的未来。当我们谈论圣经时，他确实提到了一些内容。

第 64 页有一段引文。他说，这句话对福音派来说是正确的。他说，那些试图忠实于圣经的观点应该被尊重和敬重，即使这需要福音派教义的多种可能性。

那些要求福音派内部完全统一的人不仅束缚了福音派同胞，也束缚了圣经。如果圣经没有明确阐述某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就值得商榷了。圣经明确阐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和重要教义，但对于其他教义，例如刚才提到的真实存在的性质，或牧师着装的首选风格，则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改革家菲利普·梅兰希顿将这些问题描述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即可以且应该容忍分歧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真诚持有的观点都同样有效，而是代表了福音派坚持所有符合圣经的观点都应受到尊重。因此，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提醒我们，福音派对圣经有很高的评价，但福音派并不总是同意对圣经的解释。

然而，他对福音派同胞说，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某些观点有不同意见，我们必须互相尊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所有观点都应受到尊重。所有符合圣经合法性的观点都应受到尊重。

因此，高度重视圣经是这种福音派的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或者说福音派的第三个信条，是圣灵的主权。现在，某些福音派人士可能比其他福音派人士更强调圣灵。

当然，卫斯理宗传统强调圣灵。当然，五旬节派传统强调圣灵。当然，灵恩派传统强调圣灵。

所以肯定有更多福音派，肯定有更多福音派，某些福音派更加强调圣灵。但总的来说，强调圣灵对福音派来说很重要，因为福音派是三位一体论者。所以，他们不仅相信圣父和圣子，还相信圣灵以及圣灵在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中的工作。

所以，重点是圣灵。好吗？第四点是马克·诺亚谈到的，唯独圣经。他谈到了个人皈依。

也就是说，与耶稣基督的某种认同肯定是福音派的另一个信条。基督在道中居于中心地位，道成肉身，信徒与基督认同。现在，这种皈依叙事是否是一种立即皈依的叙事，你知道，我可以说出我信奉基督的日期、小时和分钟，或者它是否更像是一种成长为基督的过程。

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人与耶稣的关系。但毫无疑问，在福音派中，这种与基督的关系是这个故事、圣经故事的核心。我再次想到，我对马克·诺亚坚持认为上帝之言的首要任务是将人们引向基督感到非常惊讶。

他毫不含糊地说，你知道，我认为这很棒。好吧，另一个原则是优先考虑传福音或传福音，把传福音作为优先事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传福音。

有葛培理的方式。你知道，他在大型会议上表现得很好，呼吁人们信奉基督等等。或者我们在课程中看到过乔纳森·爱德华兹、怀特菲尔德、芬尼、葛培理或穆迪等人。还有其他传福音的方式。

马克·诺亚是一位学者，但你知道，他以自己的方式是一位福音传道者，通过他的学识和演讲等方式将人们引向基督。所以，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但传福音是首要任务。哦，在周六的一份报纸上，他们提到了 Alpha 课程。

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 Alpha Course。Alpha Course 实际上是英国圣公会发起的。它现在已是国际性的，但它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一种地方教会邀请邻居到教堂吃饭、谈论宗教和基督教等事情的方式。

这是 Alpha Course。露丝，你似乎很熟悉这个。你们其他人熟悉 Alpha Course 吗？这是圣公会的，它来自英国圣公会，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

因此，这里的另一种信条是强烈的社会良知。现在，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谈这个问题，但当你看福音派时，通常需要强烈的社会良知。如果你认为福音派首先

扎根于卫斯理运动，然后扎根于敬虔主义，卫斯理运动，19 世纪的复兴主义者如芬尼与奥格登·盖伊等人一起被带入时代。

总体而言，社会意识非常强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福音派是否保留了这种社会意识？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得看看我们是否保留了。福音派的另一种信条是认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蒂莫西·乔治的报纸上有没有人谈过普世主义？杰西，你就是。

还有人吗？你参加了基督教合一讲座吗？他提到，他是一位参与基督教合一对话的福音派人士。他代表了福音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即承认所有真理都存在于基督教世界，真理和承诺存在于许多教派中，存在于正统派、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中。因此，人们承认真理，自改革者以来一直如此。

约翰·卡尔文和马丁·路德知道并表示，他们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不认同罗马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但他们承认自己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传统中也有虔诚的人；新教教派中也有虔诚的人。

因此，对基督教真理的这种承诺对福音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事实，正如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所说，福音派是跨教派的。福音派跨越所有教派。

因此，他使用“福音派”一词作为总称，我们讨论的教义可以在许多教派中找到，所以他认为这很重要。然而，他在书中所做的是认识到福音派有不同种类。他谈到了不同种类的福音派。

但无论如何，福音派本身作为一场运动是跨教派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后，在我们提出一些批评之前，福音派的最后一个原则是试图辨别福音派的未来、福音派和基督教的未来。试图辨别福音派的未来。

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提到了很多关于福音派未来的事情，但有两件事特别值得关注，这两件事你们在周末宗教改革大会的许多论文中都听说过。所以，第一，福音派的未来，福音派运动的未来，是试图辨别福音派如何帮助塑造公共政策，因为福音派坚信这最终是上帝的世界，真正的信徒将尽一切可能为这个世界带来王国愿景。而实现王国愿景的方法之一就是参与公共政策。

这就是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在这里提到的一件事。当然，他提到的第二件事是福音派在伦理和道德问题上尽可能地与其他人找到共同点。因此，福音派在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上寻找共同点，我们就能找到共同点。

例如，福音派教徒可以在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上与罗马天主教徒找到共同点。他们也可以在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上与东正教基督徒找到共同点。因此，只要有可能，就找到共同点并继续前进。

例如，关于福音派和普世主义的论文的一部分是与罗马天主教徒寻找共同点。所以这是关于未来的最终原则。好吧，让我在这里停一分钟。

福音派的信条。有没有关于福音派信条的内容？如果你想向某人描述福音派是什么以及戈登学院是关于什么的，这些就是我会向人们提及的一些信条。那么，这有意义吗？如果你想描述它是什么，福音派到底是什么？那就这样吧。

试图弄清楚福音派的未来议程。这就是像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这样的人在《福音派和基督教的未来》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应该去哪里？福音派，我们应该参与其中吗？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参与公共政策事务，因为这是上帝的世界，我们应该为了王国而拯救上帝的世界。而公共政策，也许福音派应该参与其中。

让我简单举个例子。你还记得我们提到过沃尔特·劳申布施吗？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吗？我希望、祈祷、相信并且相信你会记得。好吧，他是社会福音运动之父，但正如我们提到的，最近关于劳申布施的传记将他认定为福音派人士。

好吧，仅仅因为他是福音派，沃尔特·劳申布施就无法阻止他试图在纽约市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制定一项公共政策，他最终在那里度过了一生。这并没有阻止他试图制定一项关于住房和改善住房的公共政策。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仅仅因为我是福音派，就意味着我不应该参与一项与改善住房条件和改善住房条件有关的公共政策。

我知道露丝参观过下东区廉租公寓博物馆，因为我们讨论过这个。如果你看过沃尔特·劳申布施所看到的東西，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参与改善住房的公共政策

问题。所以，他实际上参与政治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但他并不认为这不符合福音派，不符合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这真的很重要。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好的，这些就是原则。

你知道，当人们问你时，你可以通过这些来识别福音派。现在，我们来看 E 点。福音派的弱点是什么？我们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我们需要帮助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说到福音派的弱点，好消息是福音派人士指出了这些弱点。福音派人士自己就是那些在审视福音派时指出弱点的人。

请记住，我们说过，成为一名伟大神学家的条件之一是，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意识到自己应该说和不应该做的事情等等，这与电视传教士不同。上帝今早对传教士说话了。他今晚在跟你说话，但从来没有问过我哪里错了？我哪里可能错了？我哪里可能需要纠正？我哪里可能需要帮助？所以，我很高兴地说，这些弱点是福音派学者向我们指出的弱点。

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弱点。好的，它们在这里。我想我选了四个。

第一，没有认识到教会的丰富传统。我认为这是福音派的弱点。没有认识到教会的丰富传统。

这座教堂已有 2000 年历史。它的历史悠久，传统悠久。

它的礼拜仪式非常丰富。但福音派人士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福音派人士说得好像上帝是从我所在的小地方教堂开始建立教会的。

他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但对这一点的理解并没有追溯到《使徒行传》。也没有理解这种丰富的传统。

所以，记得我那位在飞机上的朋友安迪·范登堡，你知道，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在他看来，他那只有 120 名成员的小教堂是世界上唯一的教堂，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教堂。其他一切都是叛教的。如果你的人生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你的处境非常糟糕。

但福音派常常会这样做。它常常陷入这个陷阱。所以，我们要珍惜教会的丰富传统。

我们不想忽视它，你知道。上帝在 2000 年的教会历史中以强大的方式工作，所以。好吧，第二点，未能忠实于 19 世纪福音派传统的社会承诺。

现在，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当时非常畅销。它已经重印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唐纳德·戴顿。唐纳德·戴顿写了一本书，名为《发现福音派遗产》。因此，唐纳德·戴顿，同样是福音派人士，自称是福音派人士和优秀的历史学家。

唐纳德·戴顿回顾了 19 世纪，他在 19 世纪的福音派中发现了什么？他发现，在 19 世纪，福音派人士绝对致力于反奴隶制，绝对为反奴隶制而战，并与其他反奴隶制人士紧密合作，这些人不一定是福音派人士，甚至不一定是基督徒。但他发现像芬尼这样的福音派人士是绝对反对奴隶制的。他发现像凯瑟琳·布思这样的福音派人士绝对致力于男女平等，因为圣经，不是尽管有圣经，而是因为圣经。

他在 19 世纪发现，这些福音派人士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事业。他在 20 世纪中叶写这本书时发现，福音派人士已经远离社会事业，并且害怕参与社会事业。他发现这相当可耻，因此他写了一本名为《发现福音派遗产》的书。

福音派的传统是什么？福音派的传统是福音派参与社会事工。我们爱上帝，我们爱我们的邻居，爱你的邻居可能意味着成为一个反对奴隶制的人。它可能意味着成为一个为男女争取平等权利的人。

这可能意味着参与民权运动。在写这本书时，他如此担心的原因之一是，很多福音派人士没有参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他们退出了。

他们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他们认为自己会因此受到玷污，等等。因此，唐纳德·戴顿 (Donald Dayton)，《发现福音派传统》。

顺便说一句，还有一本书比戴顿的书出版得更晚。是的，我会想起这本书，但它非常有趣。好的，第三本书。

当然，福音派人士的思想很浅薄。福音派人士的思想一直很浅薄。我们并不总是像应该的那样做我们的工作、做我们的功课。

这本书《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在会议上被提及了几次。我认为马克·诺尔在 1990 年写了这本书。同样，这本书也成为了畅销书。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福音派思想的问题在于缺乏这种思想。哎呀，你知道，这是一位福音派人士告诉他的福音派同胞，这里有一个丑闻，我们没有做好功课，我们没有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一流学者。所以，让我们控制自己，成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人，用我们的思想去爱上帝。

所以，这本书，我很难告诉你它对福音派的影响。它给福音派敲响了警钟。我们并不是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人。

让我们控制一下。你知道，现在，20 年后，你会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认为马克对福音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但部分原因是他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现在，我想起了我想提醒你的另一本书的名字。如果我能记住作者的话，我就会想起它。但说到社会良知，他写了一本书，名为《福音派良知的丑闻》。

他采用了马克·诺尔的书名，并做了一些改动，书名为《福音派良知的丑闻》，以表明我们缺乏应有的社会良知。作者会来找我。我希望他会来，但现在还不是。

但在东方大学教了好几年。所以，好吧。但无论如何，这就是福音派的问题，知识浅薄，好吗？让我再提一点，那就是对文化的适应，对文化的适应。

福音派已经适应了文化。我们不再是向文化发声、呼吁文化承担责任的先知。我们与文化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无法区分我们与外面普遍的文化之间的区别。

因此，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任教多年的大卫·威尔斯写了一本书，名为《荒原中的上帝，梦想破灭世界中的真理现实》。这本书是福音派大卫·威尔斯对他的福音派同胞的一次尖锐批评，指责他们屈服于文化，不够反文化。所以你会读到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感觉有点难以置信。

但这又是一个警钟。所以，福音派的这些弱点的好处在于，福音派看到了福音派主义对福音派说的话：看，我们必须醒悟过来。我们必须成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人。

我还是想不起福音派良知丑闻的名字。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有人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帮我快速查一下。Cider，Ron Cider，SIDER，Ron Cider，福音派良知丑闻。

好的。我们上一堂课，也就是这堂课之前的一堂课，讲的是原教旨主义。我们试图了解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演讲与原教旨主义决裂了。这次演讲的主题是福音派，以及福音派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同样，当福音派形成时，有很多主流基督徒并不认为这种事情会持续太久。

他们认为，福音派会存在几年，然后你就听不到了。现在我们有了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撰写的关于福音派和整个基督教未来的书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福音派笑到了最后，因为它很强大，但如果我们要成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人，它也需要面对这些批评。

好的。关于福音派有什么内容？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下一场讲座将于周三开始，主题是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到现在的神学发展。

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以及我们要去哪里。我有两到三天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周三和周五可以研究这个问题。

请记住，我们下周一不开会。所以，感恩节假期那一周，你们有整整一周的时间。回来后，我们有五天的讲座时间，但我们不会只讲一天，因为其中两天会拍关于 Bonhoeffer 的电影，还有两天会准备期末考试。所以，好吧，时间过得很快。

这是 Roger Green 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的。这是第 24 节，福音派。